



哈佛经典  
文学与哲学随笔



# Harvard Classics

## 文明的灯塔

✧【美】查尔斯·艾略特 (Charles W. Eliot) / 主编✧

赵玉闪 李丽君 卢传斌 / 译





哈佛经典  
文学与哲学随笔



# Harvard Classics

## 文明的灯塔

▶【美】查尔斯·艾略特 (Charles W. Eliot) / 主编◀

赵玉闪 李丽君 卢传斌 /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的灯塔/ (美) 查尔斯·艾略特主编; 赵玉闪, 李丽君, 卢传斌译.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158-2161-0

I. ①文… II. ①查… ②赵… ③李… ④卢… III. ①散文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4276 号

## 文明的灯塔

主 编: (美) 查尔斯·艾略特 (Charles W. Eliot)

译 者: 赵玉闪 李丽君 卢传斌

出 品 人: 徐 潜

策划编辑: 魏鸿鸣

责任编辑: 魏鸿鸣 李 璞

封面设计: 周 源

责任审读: 魏鸿鸣

责任印制: 迈致红

出版发行: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12

书 号: ISBN 978-7-5158-2161-0

定 价: 36.00 元

服务热线: 010-58301130

销售热线: 010-58302813

地址邮编: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 A 座  
19-20 层, 100044

<http://www.chgslcbs.cn>

E-mail: [cicap1202@sina.com](mailto:cicap1202@sina.com) (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mailto:gslzbs@sina.com) (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8302915

## 向经典致敬

### 《哈佛经典》代前言

这里向各位书友推介的是被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胡适先生称为“奇书”的《哈佛经典》。这是一套集文史哲和宗教、文化于一体的大型丛书，共 50 册。这次出版，我们选择了其中的《名家（前言）序言》《名家讲座》《英美名家随笔》《文学与哲学名家随笔》《美国历史文献》，这些经典散文堪称是经人类历史大浪淘沙而留存下来的文化真金，每一篇都闪烁着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光辉。有人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因为在校建校 370 多年的历史中，哈佛培养出 7 位美国总统，40 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政界、商界、科技、文艺领域的精英不计其数。但有一点，他们都是铭记着“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的校训成长、成功的。正像《哈佛经典》的主编，该校第二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所言：“我选编《哈佛经典》，旨在为认真、执着的读者提供文学养分，他们将可以从中大致了解从古代直至十九世纪以来观察、记录、发明以及想象的进程，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文化人，他不仅理所当然地要有开明的理念或思维方法，而且还必须拥有一座人类从荒蛮发展为文明进

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有文字记载的关于发现、经历，以及思索的宝藏。”这些文字是真正的人类思想的富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具有永恒的文化魅力。

从文献价值上看，它从最古老的宗教典籍到西方和东方历史文献都有着独到的选择，既关注到不同文明的起源，又绵延达三个世纪之久，尤其是对美国现代文明的展示，有着深刻的寓意。

从思想传播上看，《哈佛经典》所关注到的，其地域的广度、历史的纵深、文化的代表性都体现了人类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思想巅峰，并用那些伟大的作品揭示出当时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实际高度。

从艺术修养的价值来看，《哈佛经典》涵盖了历史、哲学、宗教论著和诗歌、传记、戏剧散文等文学样式，甚至随笔和讲演录也是超一流的，它们都是那个时代精品中的精品。

《哈佛经典》第19卷《浮士德》中有这样一句名言，“理论是苍白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让我们摒弃说教，快一点地走进《哈佛经典》，尽情地享受大师给我们带来的智慧的快乐，真理的快乐。

# 目 录

## 蒙田随笔

- |                          |     |
|--------------------------|-----|
| 主编的话                     | 001 |
| 致读者                      | 003 |
| 生时莫言幸福                   | 004 |
| 哲学就是学习如何死去               | 007 |
| 论对儿童的教育——献给戴安娜女士和居尔松伯爵夫人 | 011 |
| 论友谊                      | 051 |
| 论书籍                      | 054 |

## 沙尔·奥古斯丁·圣伯夫随笔

- |      |     |
|------|-----|
| 主编的话 | 066 |
| 论蒙田  | 067 |
| 何谓大师 | 082 |

## 欧内斯特·勒南

- |         |     |
|---------|-----|
| 主编的话    | 095 |
| 凯尔特人的诗歌 | 096 |
| I       | 098 |
| II      | 103 |
| III     | 113 |
| IV      | 121 |
| V       | 124 |
| VI      | 128 |

**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

主编的话 141

论人类的教育 142

**朱塞佩·马志尼**

主编的话 166

拜伦与歌德 167

## 蒙田随笔

### 主编的话

蒙田，现代随笔的创始人，1533年2月28日出生于佩里哥的蒙田堡。蒙田家境殷实，其家族在波尔多经商。蒙田在吉耶讷学院读书时，师从伟大的苏格兰拉丁语学者——乔治·布坎南。后来，他学习了法律并在政府机关担任要职。然而，蒙田在38岁时，辞职回到了蒙田堡，远离了当时的内战，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与思考中。1580—1581年，蒙田到德国和意大利游学。他曾当选为波尔多市长并在此职位工作四年。蒙田于1565年结婚，他先后有过6个女儿，但除了一个长大成人之外，其余都不幸夭折。《随笔录》的前两卷于1580年问世，第三卷于1588年问世，而4年之后，蒙田便与世长辞了。

以上这些都是蒙田人生的一些情况，而他本人内心的真实描绘我们则可以在他的书中找到。他自己声称：“吾书之素材无他，即吾人也。”而书中作者不避嫌，坦率地大谈自己的这种另类的写作风格



是当时的其他同类作品望尘莫及的。蒙田相当自我，却又谦逊且质朴；他很聪明，却又不断地声称自己愚钝；他很好学，却又很粗心、健忘并前后矛盾。他对人生的观察是如此深入而广泛，他书中的主题也极其广泛并具有多样性，正因为如此，他才写出了广为人知的对友谊的赞美之词。培根向其进行了借鉴，也写了同一主题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之间的交锋也正是两位作者个性交锋的真实写照。

在蒙田去世后不久，《随笔录》被约翰·弗洛里欧翻译成英文版本。虽然语言并不那么精准，但译本的文风却非常符合那个时代所流行的风格，所以我们就好像在读莎士比亚式的蒙田作品。这里选用的几篇作品展示了作者时而轻松、时而严肃的多面性格，就像在《论友谊》这一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无限的热情。

## 致读者

读者们，这是一本充满善意的书。在一开篇我想给大家一些提醒，这本书主要是为了我的家人和朋友而写：无论是对社会的服务还是我的荣耀，我都根本没有做过多的考虑，我的能力还不足以承担这些使命。我也对我的亲友们做出同样的忠告：最终，如若失去我（不久后他们有可能就会），他们将在书里发现我的个性与幽默的些许轮廓，并由此更为全面地保存且更为生动地增进他们对我的认知和了解。抱着探寻世界的看法和偏好并使之繁盛的意图，我会坚定地把自己修饰得更为离奇有趣，或保持一种更为庄重肃穆的状态。在书里，我渴望被描绘成纯真而又淳朴的样子，而没有论辩、艺术或研究，因为这里描绘的仅是我自己。在书里你们将看到我的不完美，并看清楚我的自然天性——只要那是公序良俗允许我展现的。假如我有幸生于那些据说活在自然的最初和未堕落规则之下的甜美自由国度中，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十分情愿把我自己刻画得更为彻底与坦率。因此，我亲爱的读者们，我就是本书的素材，其实你们没有理由为这一如此无聊且空虚的主题而耗费太多时间。

所以，再会！

蒙田

1580年3月1日

## 生时莫言幸福

我们必须对人始终抱有期待，  
只要他还未死，我们就说，他是幸福的。

孩子们所熟知的克里萨斯王的故事是这样的：他被居鲁士大帝抓住，并被判处死刑，就要行刑的时候，他大声叫喊：“噢！梭伦！梭伦！”他的话被报告给了赛勒斯，赛勒斯就询问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告诉赛勒斯说，他现在的遭遇证实了早先梭伦给他的忠告，那就是：无论命运向人们表现出何种愉悦而讨好的面孔，没有人会公正地承认他是幸福的，直到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日。由于人生变幻无常，常因一闪而过的际遇，就让人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当有人认为既年轻而又位高权重的波斯国王很幸福时，阿格西劳斯（斯巴达国王）回应说：“他说得不错，但还得告诉他，普里阿摩斯（特洛亚国王）在同样年纪时也是幸福的呀。”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国王们，后来却在罗马成为手艺人 and 文书。有着同样情形的还有西西里的君主们，他们在柯林斯变成了教师。某个曾征服了半个世界且是众多军队首领的人，变成了埃及国王手下无赖官员的卑微而又悲惨的鞋匠。庞培（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那样做，很大可能是为了追求生命令人厌倦的延续，尽管他只多活了五六个月。而在我们的祖辈中，米兰第十任公爵洛多维克·斯福尔扎，在他的统治下，意大利曾长期陷入骚乱与动荡中，其作为可怜的囚徒而终老于法国罗锡城堡，但这都是在他身陷囹圄却苟延残喘了十年之后才发生的，这是他交易中最坏的部分了。“最美皇后”

(即玛丽皇后，被法国革命者在巴黎送上了断头台)——基督世界最伟大国王之妻，最终不也死于刽子手之手吗？噢！多么野蛮而又残忍的行为！但恰恰又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例子。正是因为暴风骤雨似乎对我们引以为傲的高楼勃然而怒，所以我们的头顶上有了一股又一股的精神之气，这时我们才会对高楼之下的任何宏伟景物都艳羡不已。

直到目标实现，  
隐藏的权力只是破旧而闲置的宝剑，  
而凶猛的权杖，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尽情践踏和嘲弄。

有时命运好像严密地注视着我们生命的最后时日，借此显示其威力，且会瞬间推翻其多年来的积累，并使我们跟随拉贝里乌斯一同哭泣，并大声说：“我又多活了一天。”所以梭伦的诸多忠告都被理智地接纳。但是，鉴于他是一位哲学家，在他那里没有所谓的好命或歹命、好运或厄运的位置，这些都不被他看重；而权势、成就和品性都可谓与众不同。我觉得他确实看得更远，意味着我们生命中相同的好运——其有赖于成熟心智的平和与知足，以及有序心灵的决心与保证——将永远不会降临到某人身上，除非他演完人生喜剧的最后一幕，而且肯定艰难无比。在其余的演出中，他可能是戴着面具的演员，那精彩的哲学辩论只是一种姿态，无论发生什么意外，我们都能保持稳定。但是当死亡且是我们自己的死亡的最后一幕上演时，便没有什么可掩饰的情感可用，也到了开口说朴实的话语且抛弃全部面具的时候了。那时无论罐子里装的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是脏的还是干净的，是酒还是水，都将全部暴露出来。

到那时我们会发自肺腑地说话，  
撕掉虚伪的面具，做真实的自己。

再说说为何在这最后时刻，我们人生的全部作为都必须被触碰和审判。这是“大师日”，也就是审判其他人的一天。死亡确实被我论及，就在我研究成果的随笔里。那就让我们看看，我的论述到底是发自肺腑，还是仅仅是信口雌黄。我曾见过各式各样的人，因其或善或恶的死亡，为其过往一生带来声誉。庞培的岳父西庇阿（指梅特鲁斯·西庇阿）死得其所，并修复了世人曾对他持有的恶评。伊巴密浓达（古希腊政治家）曾被问及在卡布里亚斯（雅典军事家）、伊菲克拉特斯（雅典杰出军事统帅）和他自己三人中，哪个最值得尊敬。“很显然，”他说，“在你的问题被很好地回答之前，我们都已经死去了。”（真的，如果不把他死亡时的荣誉和伟大算在内而去评判他的话，那将大打折扣。）仅在我那个时代，在所有的人生可憎之物里，我所知的最可憎、最声名狼藉的三个人，都是非常有序且平静地死去的，总体而言死得近乎完美。也有一些勇敢且幸运的死亡。我曾见到有的人在尚处于青春年华时便已死去，而这死亡切断了他的生命之线，却带来更进一步的伟大成就，死得其所。在我看来，一个人的雄心壮志所考虑的都不是足以和死亡相媲美的东西，不能让他到达他假装要去的地方。通过死亡，他能比他所渴求或希望的更为光荣和可敬地实现目标。无论经过他所向往的何种过程，经历过死亡后，都会让他放弃权势和名誉。当我评判其他人的一生时，我也曾尊重他们在死亡时的表现；而我最重要的研究是，在我临终时我或许会好好表现一番，也就是说，平静而一如既往。

## 哲学就是学习如何死去

西塞罗说，探究哲理就是为死亡做思想准备。因为探究和深思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使我们的心灵从躯体中解放出来，心灵庸庸碌碌，但与躯体毫无关系。这就像是在学习死亡，与死亡很类似；抑或因为人类的一切智慧和探索都归结为一点：教会我们不要恐惧死亡。的确，理性要么对我们漠不关心，要么应以满足我们为唯一的目标。总之，理性的全部责任在于让我们生活得舒舒服服、自由自在，正如《圣经》上说的那样。因此，世界上各种思想，尽管采用的方法不同，但都一致认为快乐是我们的目标，否则，它们无法长久存在下去。谁能相信会有人把痛苦作为目标呢？

在这个问题上，各哲学派别的理论分歧仅仅是口头上的。不要纠结于如此无聊的诡辩，过分的固执和纠缠是与如此神圣的职业不相符的。但是，无论人们在扮演什么角色，他们演的总是自己。不管人们说什么，即使是勇敢，所谓的最终目标也都是快感。“快感”一词听来很刺耳，但我却喜欢用它来刺激人们的耳朵。如果说快感就是极度的快乐和满足，那勇敢会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给人以快感。勇敢给人的快感英武有力、强健刚毅，因而那是严肃的精神愉悦。我们应该把勇敢称作快乐，而不像从前那样叫作力量，因为快乐这个名称更可爱、更美妙、更接近本性。其他低级的快感，即使配得上快乐这个漂亮的名称，那也该参与竞争，而并没有特权。我觉得，那种低级的快感不如勇敢纯洁，它有诸多的困难和不易。那是转瞬即逝的快乐，要熬夜、挨饿、受苦，甚至流血流汗，尤其是种种情感折磨得人死去活来，要得到满足就相当于受罪。千万别认为，这

些困难可以作为那些低级快感的刺激物和辅料，正如在自然界，万物都在相对的一方的衬托下显得更有生机一样；也绝不要认为，困难会使勇敢充满沮丧，令人敬而远之、望而却步。相反，在困难作用下产生的非凡而完美的快乐会因为勇敢而变得更高贵、更强烈、更令人向往。有人得到的快乐与付出的代价相互抵消，他既体会不到它的可爱之处，也不了解它的作用，那他是不配享受这种至高无上的快乐的。人们常说，追求快乐的过程是坎坷的，要付出艰辛，尽管享受起来乐趣无穷。这难道不是说，快乐也从来不轻松吗？他们认为人类从来也没有办法享受到这种快乐，最好的办法是只满足于追求它和接近它，却不能得到它。可是，他们错了，追求我们所知的一切快乐，这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行动的价值可从相关事物的质量上体现出来，这是事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勇敢之上闪耀的幸福和无上的快乐填满了它的每条道路，从第一个入口直到最后一道闸门。然而，勇敢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蔑视死亡，这使我们的生活安然恬淡、单纯温暖，否则，其他一切快乐都会暗淡无光。

因此，所有的规则在蔑视死亡上面都是相通的。尽管这些规则共同地引导我们不怕痛苦、贫穷和其他一切不幸，但这与不惧怕死亡是不同的。痛苦和不幸不是必然的，有些人一生不用受苦，还有些人无病无痛。音乐大师色诺菲吕斯活了106岁，却从没有生过大病。实在不行，我们可以自愿选择一死了之，这样一切烦恼便可结束，但死亡却是无法逃避的。

我们如果怕死，就会受到无限期的折磨，永远得不到解脱。死亡无处不在，犹如永世悬在坦塔罗斯头顶上的那块岩石，我们会不停地左顾右盼，犹如置身于一个不安全的地方。

人们常常误入歧途，这并不奇怪。只要一提到死，人们就谈虎色变，大多数人如同听到魔鬼的名字，心惊胆战，惶恐不安。



现在就惧怕如此遥远的事，是不是有点荒谬？这怎么是荒谬！年老的会死，年轻的也会死。任何人死时同他出生时都没有两样。再衰老的人，只要想想玛土撒拉<sup>①</sup>，都会觉得自己还能活 20 年。再说，你这可怜的傻瓜，谁能判定你的死期呢？可别相信医生的胡言乱语！好好看一看现实吧。按照人类寿命的一般规律，你活到现在，已经够受恩宠的了。你已超过了常人的寿命。事实上，数一数你认识的人中，有多少不到你的年龄就夭折了？就连那些一生赫赫有名的人，你不妨也数一数，我敢保证，35 岁前要比 35 岁后去世的多。耶稣基督一生贵为楷模，但他 33 岁就终结了生命。亚历山大是平凡人中的伟大者，也是在这个年龄死的。

死神在哪里等待我们，是未知的。对死亡的预期也就是对自由的预期。谁学会了直面死亡，谁的心灵就不再被奴役，谁就能无视一切束缚和强制。谁真正领悟了推动生命不是件难事，谁就能坦然对待生活中的任何事情。

我反复对自己说：“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今天也可能发生。”确实，意外或危险几乎不可能使我们靠近死亡。但是，想象一下，即使这个最威胁我们生命的意外不存在，也尚有成千上万个意外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会感到，不管快乐还是焦虑，在外面还是在家里，打仗还是和平，死亡离我们都近在咫尺。一个人不会比另一个人更脆弱，也不会对未来更有把握。

死亡能解除一切痛苦，为死亡发愁是多么愚蠢！

你经历的所有，都是向生命索取来的，这其实是在消耗生命。你的生命不停营造的就是死亡。

抑或，你更喜欢活过后才死。但你活着时就是个要死的人。死

<sup>①</sup> 玛土撒拉为《圣经》中的族长，活到 95 岁。



神对垂死者更残酷、更激烈，也更彻底。

你若已充分享受了人生，就应该满足，那就高高兴兴地离开吧。

假如你没有好好利用人生，让生命空虚度过，那么失去生命又有什么关系？你还要它干什么？

生命本无好坏，好坏全取决于你自己。

你活了一天，就看到了一切。一天就等于所有的日子，不会再有别的白昼和黑夜。这个太阳、这个月亮、这些繁星、这一切布局曾照耀过你的祖先，还将沐浴你的子孙。

你的生命不管何时终结，都是完整无缺的。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宽度。有的人活得很久，却几乎没生活过。在你活着时，要好好地生活。你活了很久，这取决于你的意愿，而不在于你活了多久。你曾认为，你梦想到达的地方，永远也走不到吗？可是，哪条路没有出口呢？

世界万物不是都和你同步吗？许多东西不是和你一起衰老吗？在你临终时，多少人、多少动物和生命也在与世长辞！

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sup>①</sup>明白了一个道理：生与死是一样的。因此，当泰勒斯被问及他为什么还没有死时，他智慧地回答说：“因为生死没有区别。”

---

① 泰勒斯（约公元前624—约公元前547），传说为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在天文、数学、气象学等方面皆有贡献。